

# 龍泉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# 龍泉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四月

## 目 录 (第二辑)

1. 龙泉旧志修纂考略……………管日高 季 中 ( 1 )
2. 龙泉地名浅谈……………吴克文 叶正铎 ( 16 )
3. 记龙泉普耀电灯公司……………瞿昌来 张德毅 ( 26 )
4. 龙泉水电初创记……………周 南 ( 30 )
5. 龙泉平民习艺所始末记……………张绍文 周惠人 ( 35 )
6. 龙泉铅、石印刷业记略……………郑德然 林尚庆 ( 39 )
7. 民国时期的龙泉小学教育……………徐矫臣 ( 43 )
8. 龙泉近代中医人物简志……………县中医学会 ( 51 )
9. 解放前龙泉筹建公园梗概……………蔡文水 ( 62 )
10. 南宋青瓷滴舟与瓯江舴舺船……………季 中 ( 65 )
11. 孙坑青瓷窑小记……………范传统 ( 69 )
12. 民国期间龙泉地方戏曲活动概况  
……………蔡文水 李紫琼 ( 73 )

13. 竞看龙舟话端午……………李世家 ( 80 )
  14. 夏承焘、徐震鐔诗抄…………… ( 85 )
  15. 龙泉南大桥史话……………徐承宾 吴克文 ( 90 )
  16. 龙泉济川大桥火烧目睹记……………周 南 ( 97 )
  17. 日军飞机轰炸龙泉见闻……………郭福五 ( 101 )
  18. 日机坠落芦田记……………郭福五 赵火蛟 程火柴 ( 105 )
  19. 解放前龙泉鼠疫流行纪实  
……………龚启盛 周国龙 吴聪如 ( 108 )
  20. 流寇何金标洗劫龙泉记  
……………张绍文 吴振之 蔡文水 ( 117 )
  21. 解放前的龙泉县商会……………徐矫臣 翁远祥 ( 124 )
  22. 龙泉钱庄业盛衰简史……………周 南 吴南连 ( 130 )
  23. 民国时期龙泉县历任县长录…张斐然 赵火蛟 ( 136 )
  24. 抗战期间俞济时眷属在龙泉…郭福五 许长安 ( 139 )
  25. 龙泉县七十年来人口发展资料析……………吴克文 ( 144 )
  26. 龙泉物产录……………起元、高阳 ( 152 )
  27. 图片 (二幅) …………… (封三)
-

# 龙泉旧志修纂考略

管日高 季 中

编修方志为我国特有的优良传统。特别是明清两朝，几至有地有志，代代相传。在浩如烟海的志书中，县志部、卷一直居各类方志之首。它记载了一县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及民俗、人物、名胜等等，堪称一方之百科全书，甚为世人所重。

龙泉县，自唐肃宗乾元二年(公元759年)建置以来，迄今历时一千二百二十六年。至于龙泉县志的修纂，其历史也已经有七百余年。可惜的是，自晚清至民国年间，修志势头大为减弱。于此时期，我县虽则曾成立以乡绅项应铨为主事的县修志馆，但并未完成修志之壮举；

宁海人干人俊广集龙泉县情，业已编就《民国龙泉县新志稿》，也还是“志稿”而非正式志书。近三十多年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县修志工作几乎陷于停顿。六十年代初虽有曾若虚先生等有志有识者立下修志宏愿，并开始广征博采，不幸，来几即浩劫降临，且历时十年之久，结果曾老先生抱憾谢世，来竟事业不了了之。于是，自清朝光绪三年后，至今时隔一百余年，仍无龙泉新志问世。因而，我们只能仅就现存旧县志并证之以有关文献资料，对其修纂源流管窥蠡测，作一考略。

关于龙泉县的疆域和兴革，早在唐人李吉甫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即有简述：“龙泉县，中。东至州三百五十里（按：《图志》“处州”下注“缙云”）。乾元二年，越州刺史独孤峻（按：后世史料多称“独孤屿”，似笔误，应从“图志”云为妥。）奏割遂昌、松

阳二县置。”是书集汉、唐地理志之大成，开后世一统志之端绪，为历代学者所重。其中有关龙泉的记述也是历代龙泉县志纂修者所依据的重要史料。

及至宋代，我国方志史进入继往开来的时期，几乎“偏陋之邦，编小之邑，亦必有记焉。”正是在这个时期，龙泉第一部县志问世。修纂者系南宋本县人何澹。澹字自然，乾道二年(公元1166年)进士，历官御史中丞，参政知事。志书成于嘉定二年(公元1209年)，世称《嘉定龙泉县志》。乾隆、光绪《龙泉县志》例言均云：“宋志，嘉定二年邑人何澹著。”又云：“旧序谓嘉定志简。简则挂一漏万，而情理不鬯。”由此可知，何本县志还较简略。尽管如此，何志仍不失其为修纂龙泉县志之源，开了龙泉修志的先河，为后世县志的发展创制了规模。可惜此志久佚，而今无从细究。

宋后，除元代未见修过龙泉县志，明清两朝，一般每隔数十年一修，代代相传，延绵不绝。这与当朝者重视修志工作关系颇大。

在朱明王朝，曾积极倡导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<sup>②</sup>”。于是乎全国方志修纂鼎盛一时，本县志书编修亦蔚成风气。考有关记载，清代明前的二百七十几年间，龙泉县志前后共修过三次：

第一次在明正统前。明代杨士奇等编《文渊阁书目》卷二十新志类著录，但作者及具体修纂年份不详。明祁承燝藏编《澹生堂藏书目》有《龙泉县志》九卷，四册，或即此书<sup>③</sup>。

第二次修志在明嘉靖年间。修纂者叶溥、李溥均系龙泉人。叶溥字时用，号槎溪，弘治乙丑（公元1505年）进士，曾升南京兵科给事



中，历福州建昌知府。李溥字天泽，号雪松，正統年贡生。据《雍正浙江通志》卷二百五十三著录，二溥志书纂成于嘉靖四年（公元1525年），凡20卷，已佚。乾隆《龙泉县志》“例言”明确记载：“嘉靖乙酉，邑人叶溥槎溪、李溥雪松辑。”又评述：“嘉靖志繁。繁则添蛇续鳧而漫行无家。”至于此评述是否公允，因今无嘉靖志本，难以考究。然而，前志毕竟是后志一蓝本。《乾隆龙泉县志》卷之三《赋役志·土田》有云：“前朝赋役旧额繁冗纷纭，今志俱从删，谨摘载此段以纪沿革。”今考“摘载文字”，其中有“国朝章溢适为营田金事，乃因军饷请于上”、“洪武中年知县郑某，乃因丈量短数罪惧坐黜”、“宣德七年，倒图减科”云云，列举事例的年月均介于明初至嘉靖前。据此，似可推断，引文中所谓的“国朝”即明朝，乾隆志所摘载段落实本于嘉靖志。前

志记事之详，从中亦可略窥一斑。

万历二十六年(公元1598年)，修成明代第三部龙泉县志。《乾隆龙泉县志》例言：“万历戊戌，邑令夏舜臣编。”夏舜臣，字绍禹，怀远(广西三江县)人，时为龙泉知县。“例言”称“夏志分类简繁无节，前后失宜。”世无传本，夏志详略是否得当，今难复考。但乾隆、光绪二版龙泉县志均有因承夏志者。如二版县志《舆地志·分野》篇末都署“夏志”，以示出处。这说明夏志对后世修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

清代修志之风更盛。清政府三令五申，诏“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，接古续今，纂辑通志④”。尔后，更严令各省、府、州、县每隔六十年必须修志一次，使编纂方志几乎成为一项经常化制度。于此时期，龙泉又修了三部县志。现亦分别简述如下：

一、《顺治龙泉县志》，10卷。顺治十

二年(公元1655年)知县兰陵(山东峄县)徐可先修并序,胡世定、傅梦吁纂。国内至今未见传本,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有刊本四册收藏。近悉上海图书馆有胶卷复制顺治十二年刻本,但未得借阅。幸徐令原序尚存于后世之志,可供披览。“原序”云:“择残编败册,得旧志书取而读之”,“而于志之一书,尤苦其毁散不可复问,每一牒取数十金不能构”,然经“置局(按:修志局)遴剔”,“隐务搜而瑜必扬”,终成志书,且“较旧志为大备。”如此云云,道出了修志之甘苦,足见修成一志“不特剗剔之费已属不资,即纂辑苦心亦堪宝借<sup>⑤</sup>”。后人评价:徐志对旧志已“稍为订正”,但“亦未详当”,“多仍明制之旧食货一门”,还颇觉繁冗<sup>⑥</sup>”。时至晚清,徐志已残缺不齐。苏遇龙乾隆《重修龙泉县志序》载:“遇龙自庚辰冬抵任,查阅县

志，乃前令徐君可先于顺治十二年纂。迄今百余年矣，所镂板十缺四五，其存者又模糊不可读。”

二、《乾隆龙泉县志》，清乾隆二十七年（公元1762年）龙泉知县关中（陕西长安县）苏遇龙修并序，县学博沈光厚纂，绅士连声献、林浩、季汝刚等襄赞其事。志系重修，为刊本五册，列十二卷八十六门并首1卷。卷首除苏序外，还有资政大夫礼部右侍郎齐召南、浙东观察使者徐绵、处州知府保全所作之序和原序、例言、目录，并附本县平面地图一张。志末有生员陈乾燧等书后跋。通观全书，分门甚细，采摭颇富，蔚为大观；但又繁简得体，疏密有间。因此，称其志“考据之删繁补略，秩然毕备”、“目列井然”，并非溢美之词。后世修志者对苏志也极为推崇，视之为“准的”。《光绪龙泉县志》修纂者顾国诏自序道：“余

奉命是邑，甫下车，即获前令苏公所辑邑志，未尝不心向往之”，申明自己纂编新志“凡嗣起所宜增入者，仍踵旧志门类，一一而撰次……书成而附于苏公后，不敢言作。”而今看来，苏志所载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及民情风俗等诸方面都有不少宝贵资料，不仅使前人续修龙泉县志有所因承，而且可供当今研究龙泉历史者考据。例如志卷之六《兵戎志·纪兵》，对于我们研究历代龙泉农民起义及红巾军在龙泉活动等情况，就是十分重要的史料。其中首次记载了龙泉矿工起义，即所谓“隆庆元年(公元1567年)秋龙泉矿徒窃发”。如此记载，在现存龙泉县志中是仅有的一处，故更觉可贵。倘若细究全书，也不无疵瑕。其卷一《輿地志·疆域》中关于“县境八到”的叙述，就有多处与实际里程不符。此即一例。然而，瑕不掩瑜，苏志仍应列为龙泉旧志

的佳构。

这里还须提及的是，此志首卷所列诸序，特别是“苏序”中有关修志问题的见解，也不可忽视。考现存《顺治龙泉县志》“原序”，无非是叙述修志之始末，无学术观点可言；而“苏序”则不然。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：一是修志缓急易难说。“苏序”一开头就提出：“事有似缓而实急、似易而实难者，修志是也。”认为：“夫事可缓也，而以缓视之，庸有底乎？本无难也，而心先畏之，则真难矣！”二是志书纂修中的征采与剪裁问题。

“苏序”主张一要“广求各志、参以群书”以“补订”；二要“检查旧牒、确访传闻”以“考核”；三要“芟繁就简、弃舍合度”求“徵实”。这些观点，虽还算不上系统的方志学理论，却也是较有见地的刍议，可谓龙泉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。

同治二年(公元1863年)，又有苏志重刊本，六册。天津图书馆有收藏。

三、《光绪龙泉县志》，清龙泉知县新兴(广东肇庆县)顾国诏、补用知县张世埏总修，县教谕程炳藻、县训导戴穗孙协修，参校采访者有举人吴世珍等三十三人。顾国诏、张世埏及处州知府潘绍诒分别作志序。光绪三年(公元1877年)修，次年刊本，六册。今传本尚多。台北出版社有影印本，编入《中国方志丛书》中。

此志亦称“重修”，其书卷数、门类、目次均与乾隆本县志同。书中“例言”亦已申明“此次修志，悉踵苏志体例。凡续增者以‘新纂’别之；其稍有更动处已注明各条下。故‘例言’亦仍其旧，不复赘。”不过也不是重抄旧志一遍。顾志卷首所刊《县境全图》、《县治图》、《学宫图》、《金鳌书院图》、

《留槎洲图》等八幅，其中七幅是旧志所没有的；旧志虽有《县境全图》，但也没顾志详明而工整。纵览全书，顾志除“综百余年来来经记载之事旁搜博采而增之”外，对于旧志的相承也是下了一番“有失宜正”、“有伪宜订<sup>⑧</sup>”功夫的。仅《輿地篇》，经粗略查考，累计新增类目21条，正误6处；此外，还列入不少增证资料或有关说明案牍，而且，一一标明“新纂”、“改正”、“按”等；有关引证、说明，则或付诸条目之后，或加于条目之中。“新纂”的，如《山水》条《山》目，就增入了六座山。其中“八面山”、“天平山”、“青云山”、“披云山”等为龙泉境内较有名之山，纂入志书实属必要。而所谓“新纂”，也不只是署山名，并且对山的座落、形胜及掌故等也有扼要的叙述。又如“正误”的，上面已提到苏志所述“县境八到”有明显不当之处，顾志就改正了



其中“五到”有误差。即使某山某水某岭，只要有误，都逐一加以订正。原东面二十二都有大舍岭、龙岩岭、上管岭，旧志只载“在东南二十二都，距县一百里，三岭极高，居民多勇悍。”把三岭处地混为一谈。顾志改正三岭距县城实际里程后，又加“按”指出旧志需更正的主要错处：“原修概称距县百里，实则三岭非一处，远近不等”，因而“今改正”。再如“增证”的，其文征之富，从《古迹》条《生二章青器》目中就可窥一斑。苏志在此条目下只有简述，顾志则除转载旧志原文外，又从范炳华《龙泉典略》、林抡《龙泉典略》、朱琰《陶说》等著作中引证了许多资料增补其中，著述的总幅为旧志该条目的六倍，于今人研究古代龙泉青瓷亦甚为宝贵。总之，顾志基本上做到了前志备者略之，前志简者详之，前志缺者补之，前志误者正之。其“采访之周，